

依  
汜

T.5213/6412.1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8 1961



識  
戒  
持  
信

聞法第一以轉識成

采熱川羅新喇未主著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8 1961



宋樵川嚴儀卿先生著

# 滄浪詩話

閩杉易一石軒藏版

滄浪詩話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軒

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至於流落人  
間泰山毫芒爾此韓吏部調張協律之  
詩迺謂天公六丁雷電取將豈戲論乎  
蓋重惜之也文者造物之甚秘不以輕  
示人其於名也尤所靳惜今夫達官貴

滄浪詩話序



人高文大冊積案盈箱非不富也曾不  
如畸人窮士利編鬻翰斷碑敗壁一聯  
一句之爲貴非多賤而少貴也要亦有  
幸不幸焉爾由此言之乾坤清氣散在  
詩人千萬人而一人天地中間長留詩  
卷千百世而一世茲豈易得哉吾樵名

詩家者衆矣近世稱二杜三嚴余幼時  
見東鄉諸儒藏嚴詩多甚恨不及傳今  
南村李君示余所錄滄浪吟卷蓋僅有  
之者俾余叙其篇端予於此重有感矣  
若稽職方乘滄浪名羽字丹丘一字儀  
卿粹溫中有奇氣嘗問學於克堂包公



為詩宗盛唐自風騷而下講究精到石  
屏戴復古深所推敬自號滄浪逋客江  
湖詩友目為三嚴與參仁同時皆家苕  
溪之上吳陵序其家集曰參字少魯志  
則崕岬外無庶稜論議之間微見其際  
若曰不充貢大庭當拜詔衡字或勸廣

交延譽則掩耳不荅高卧中林瞪視一  
世號三休居士仁字次山好古博雅蜀  
吳曦之叛楊巨源誅曦為安丙基而殺  
之嘗作長憤歌為時所傳誦蓋其所立  
有絕人者行事大畧如此嗚呼安得盡  
萃三嚴之詩珠流璧合以極鉅麗殊尤



之觀者乎三嚴之詩不可盡得得其一  
於千百不已幸乎後之覽者其永寶之  
哉

咸淳四年進士同郡後學黃公紹序

滄浪詩話序

詩寫物窮情慨時而系事寄曠達托幽

憤三經三緯備矣降而離騷一變也而

古詩樂府蘇李張鄴一變也曹劉張陸

又一變也若宋若齊若梁氣格漸異而

盡變於神龍之近體至開元天寶而盛



言言  
極矣而又變于元和于開成迨宋以文  
為詩氣格愈異而唐響幾絕山谷詞句  
刻深又一大變者也最後吾閩邵陽嚴  
丹丘力祖盛唐追逸蹤而還風響借禪  
宗以立詩標別詩體詩法詩評詩證而  
折衷之決捍精嚴新寧高漫士唐詩品

彙引為斷案以紹來哲夫瀟浪見獨  
定故詩究拍歸音節停勻詞調清遠與  
族人少魯次山號三蔽同時台人戴石  
屏深加獎重其子姓鳳山子野半山邑  
人上官闡風吳潛夫朱力菴吳半山黃  
則山傳宗派殆與山谷之江右詩派無



異要亦唐之赤幟有摧堅扼險號召鼓  
翊之功者矣宋季辟地江楚詩散逸為  
多吾聞憲伯淮陽胡君重器搜存稿僅  
百三十有餘篇與詩辨等作並錄之梓  
至寶終出知寶要未誠乏為也爾矣憲  
伯雋特有英槩寓懷寄興清麗悲惋與

滄浪意氣相感發二百五七十年之上下  
是集行世為滄浪賀亦為得滄浪賀也  
淮南法席得無嗣正眼以傳者乎集故  
有黃公紹序憲伯君重以為誦盡讀之心  
坐滄浪禁例奚取序滄浪序自創也

正德丙子歲除前二日莆陽晚學見素



林俊書于雲庄青野

嚴氏詩話序

詩話之流莫盛於宋由晚唐而五季間

亦有之宋人布侯于杜陵議論為宗差

之毫厘謬以千里迨宋之將社也衣冠

之裔十九化於腥羶駛舌侏離於正聲

何有益國統垂絕而詩統亦亡矣歟



閩之間有嚴儀卿者別具心腎嚶嚶反  
古禘漢唐而祖初盛慶曆而下禁勿譚  
從最上乘具正法眼其斯爲先覺也乎  
哉儀卿之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  
有別趣非關理也論詩者未嘗不沐浴  
其言夫昌穀之爲談也奧而奇元美之

爲卮也辯而核元瑞之爲藪也博而麗  
自三子之書出而嚴氏若左次矣要以  
功在反正延如綫之脉以俟後人如一  
葦西來玄風大鬯亦安能竟廢之吾故  
併其集爲序次而行於世勿謂予閑人  
知管晏而已



海濱詩言 序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重刻滄浪詩話序

曩余以丁亥入閩阻寇樵川者八閱月  
乘俾之暇流連憑弔聞其間自昔多大  
雅君子焉宋逋客嚴先生其一也先生  
所著有滄浪吟暨詩話三卷余進樵之  
人士詢所謂苕溪嚴坊者蔓草離離陵



谷莫辨先生之集漫漶無善本余喟然  
曰此若土風雅之宗也不祀忽諸篇章  
淪軼良可悼矣因崇飾麗譙奉先生而  
俎豆之即以詩話顏斯樓登臨感興成  
詩四章遠近咸屬而和之今世所傳寒  
食登詩話樓詩是也若樵士之更迭咏

訓篇章尤富余曾爲集萬山中詩一帙  
亦刻于茲樓中迄今六七年雖山川修  
阻而遠音相續郵致之篇歲時靡間彬  
彬盛哉論者謬以謂余能振起之是殆  
弗深究厥源流也樵在萬山中俗敦風  
朴其爲士也不走聲利閉戶修古學其



于詩辨體嚴取裁正蓋佩服滄浪之教  
不啻農之服疇工之執矩故較之他方  
獨能不為流俗所漸靡而以正聲自鳴  
也然則詩話一編為功于後學也遠矣  
余方痛詩道榛蕪將布此以正告天下  
會大海揚塵征車四出竊有弗遑于辰

之春盱江叛卒闌入杉關樵人大震余  
從劍水馳單車往諭之束伍無譁告成  
事而旋時秣陵王君聞上金沙虞君後  
來以江左名彥分蒞茲土並以風雅鼓  
吹其間因謀以茲集重付之剞氏爰商  
之余嗟夫此固予曩者登樓徬皇而未



逮者也兩君寔獲我心哉當宋咸淳之  
時去逋客未遠而三巖之集已漸零落  
郡人黃君序之感歎寶愛神有餘愴越  
數百載兩君揮絃而表章樵人士操縵  
而諷詠篇帙煥然溢故觀而廣流布逋  
客有知能不聞山水之清音感牙期于

異代哉刻既竣兩君復以序請余不佞  
後先于役躑躅塵鞅倡子和汝聊當勞  
歌夫豈敢自多亦以遂嚮往之夙心誌  
患難之歲月而已抑載檢曩籍得元人  
黃元鎮秋聲集四弓其五言之妙遠追  
陶謝近體亦在高岑王孟之間殊無當



時陋習余深賞之元鎮亦樵人似嘗探  
星宿于嚴氏者余向欲于西塢萬木間  
構秋聲亭鏤黃集貯其中使與詩話樓  
巍然並峙庶幾千載風流後先輝映而  
滄浪音響益爲不孤亦樵川之勝事也  
嗟夫事與願違山河綿渺即欲再至蕉

堂且不可得亦徒負斯衷而已然又安  
知後之君子不復有好事如兩君者乎  
順治十年癸巳立秋日樵川種蕉客  
大梁周亮工元亮氏題于賴

古堂





古體

大梁國朝詩話

詩話

詩話

詩話

滄浪詩話目錄

詩辯

詩體

詩法

詩評

詩證

答吳景仙書

調



滄浪詩話

宋 樵川嚴 羽儀卿 著

同郡何望海若士 較

大梁周亮工元亮 訂

秣陵王譽命聞上 編

杉場蕭雲章 編

江漢龍斗文 編  
杉場經百餘年殘缺漫漶  
丁師儒重較錄補

詩辨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  
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  
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  
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  
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  
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  
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  
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力學下韓

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  
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  
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  
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  
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  
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  
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為不然則是  
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



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  
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  
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  
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  
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  
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  
自有不能隱者儻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  
狐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

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  
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  
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  
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  
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  
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  
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  
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



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讀熟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顛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凄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茂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



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  
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咏情性也盛  
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  
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  
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  
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  
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歎焉且其

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  
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看到何處其  
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  
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  
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  
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  
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  
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



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已意以為詩唐人之風  
 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  
 內稱為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  
 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  
 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  
 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  
 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  
 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

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  
 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  
 且借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  
 以盛唐為法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條也雖獲罪  
 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詩體

風雅頌既一以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  
 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



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栢

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傳韋孟六言起於漢司

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尚貴

鄉公

以時而論則有

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正始體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

元嘉體宋年號鮑顏謝諸公之詩

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

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

唐初體唐初猶襲陳隋之體

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大曆體大曆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 元白諸公

晚唐體

本朝體 通前後而言之

元祐體 蘇黃陳諸公

江西宗派體 山谷為之宗

以人而論則有

蘇李體 李陵蘇武

曹劉體 子建公幹

陶體 淵明

謝體 靈運

徐庾體 徐陵庾信

沈宋體 佳期之問

陳拾遺體 陳子昂

王楊盧駱體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

張曲江體 始興文獻公九齡

少陵體



太白體

高逵夫體 高常侍造

孟浩然體

岑嘉州體 岑參

王右丞體 王維

韋蘇州體 韋應物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韋柳體 蕪州與儀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 即西崑體也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 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 謂樂府之體同也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

王荆公體

邵康節體

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

異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

異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

異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

異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

異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

異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

異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

陳簡齋體

楊誠齋體

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也

又有所謂選體

栢梁體

玉臺體

其實則不然

西崑體

倉良詩舌

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

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

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

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

漢武帝與群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

後人謂此體為栢梁

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

即李商隱體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楊

劉諸公而名之也



香奩體

韓渥之詩皆裾裙脂粉之語有香奩

宮體

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製尚或不一然大槩不出此爾

有古詩

有近體

即律詩也

有絕句

有雜言

有三五七言

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柳世翼

還散寒鴉栖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

有半五六言

晉傅休玄鴻雁生塞比之篇是也

有一字至七字

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凡

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為法故不列於此也

有三句之歌

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

詩多如此者

有兩句之歌

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青驄

句之詞也

有一句之歌

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平一句之



卽梁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

有口號或四句或八句

有歌行又有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

有樂府漢成帝定郊祀立樂府采齊楚趙魏

管也樂府俱備衆體兼統衆名也

有楚詞屈原以下做楚詞者皆謂之楚詞

有琴操古有六仙操辛德源所作別鶴操高

有謠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箏篴謠穆天

曰吟古詞有隴頭吟孔明有梁父吟相如有

曰詞選有漢武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

曰引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

曰詠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羣鷗詠

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烏栖曲

曰篇選有明都篇京洛篇白馬篇

曰唱魏明帝有氣出唱

曰弄古樂府有江南弄



曰長調

曰短調

有四聲

有八病

謂四聲設於周顛八病嚴於沈約八病  
謂平頭犯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  
紐正紐之辨作詩正不必拘此救法不足據  
也

又有吟嘆名者 古詞有楚妃嘆有明君嘆

吟怨名者 選有四怨樂府有獨處怨

吟哀名者 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

吟愁名者 古詞有寒夜愁玉階愁

吟思名者 太白有靜夜思

吟樂名者 齊武帝有估家樂宋城質有石城樂

吟別名者 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

有全篇雙聲疊韻者 東坡經字韻詩是也

有全篇字皆平聲者 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  
皆是平又有全平

一句全仄者

有全篇字皆仄聲者 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  
詩是也



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第一句第一句第三五七

句第四六八句押一平韻唐章碣有此體不足為法設列於此以備其體耳又有四句平

入之體四句反入之體無開詩道今皆不取

有轆轤韻者雙雙入出

有進退韻者一一進退

有古詩一韻兩用者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難字謝康樂送祖德

詩有兩人字其後多有之

有古詩一韻三用者文選任彦昇哭范僕射詩三用請字也

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古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雜用

東令江陽庚青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遇寬韻則故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古韻耳於集韻

自見之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

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少陵有古韻律詩自樂天亦有之而奉朝

王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



有律詩止三韻者唐人益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

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

不戰四方平是也

有律詩徹首尾對者少陵多此體不可驟舉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孟盛唐諸公有此體如

望青山水國遙舳舻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

我今何處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赤

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

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

有四句通義者如少陵神女峰娟妙昭君宅

也娛是

有絕句折腰者

有八句折腰者

有擬古

有連句

有集句

有分題

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



有分韻

有用韻

有和韻

有借韻

如押七支韻可借八微或十二齊二韻是也

有協韻

楚詞及選詩多用協韻

有今韻

有古韻

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詩用古韻也選詩蓋多如此

有古律

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

有今律

有頷聯

有頸聯

有發端

有落句

結句也

有十字對

劉春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是也

有十字句

常建一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等是也

有十四字對

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



有十四字句

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鸚鵡西飛隴

上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

有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隱松析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

錦城事

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二句第二句對第四句

有借對

孟浩然厨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

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

有就句對

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

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是也前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牛斗之墟

藥名

州名 如此詩只成戲謔不足為法也

又有六甲十屬之類及

藏頭歇後等體

今皆削之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厨禁機最

為悞人今此卷有旁參仁書者菴其是處不可易也

詩法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借句

四曰俗字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存  
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  
須是本色須是常行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

不必太着題不必多使事

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

下字貴響造語貴圓

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

語貴脫灑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最忌襯貼

語忌直意忌淺脉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

忌迫促

詩難處在結裹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裹若南

人便非本色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詞氣可頡頏不可乖戾

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

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

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

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詩須看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禪家有金

剛眼睛之說

辨家數如辯蒼白方可言詩荆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文之工拙

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古人詩中與

識者觀之而不能辯其真古人矣

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評晚唐分明別是

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

此見方許具一隻眼

盛唐人有似麗而非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  
是一樣王荆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  
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  
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

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  
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  
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  
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  
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



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

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

風骨

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謝眺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戎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爲最下



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  
劉滄呂溫亦勝諸人  
李頻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  
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  
薛逢最淺俗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長史  
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  
深取耳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  
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  
沉鬱

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  
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  
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天材豪逸語多率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李杜數公如金鷄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真蟲吟草間耳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玉川之恠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懽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此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時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

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淚滿襟然

後爲識離騷否則爲憂釜撞甕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

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

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已貫休也

集句惟荆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絕無

痕跡如蔡文姬肝肺間流出

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

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

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

劉玄休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



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體耳  
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  
元白皮陸而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鬪工遂至  
徃復有八九和者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訐之  
如此何邪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爲之艱阻耳  
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

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徃徃  
能感動激發人意

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  
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屬清聲慷慨有餘哀長  
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  
能歸今人觀之必以爲一篇重複之甚豈特  
如蘭亭絲竹管絃之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  
論之也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  
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  
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複之甚  
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任昉哭范僕射詩一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  
情字韻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  
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離情三情  
字皆用一意

天厨禁鬱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  
彼但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見之陋耶詩話謂  
東坡兩耳韻兩耳義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  
非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  
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  
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  
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



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  
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於湯以伐桀也  
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  
一曰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爲高光同科或  
以公幹平視矣人爲不屈是未爲知人之論  
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願君崇令德  
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  
爲期劉公幹云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杜  
子美云君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往往是此  
意有如高逵夫贈王徹云吾知十年後季子  
多黃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  
此達夫偶然漏逗處也

詩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  
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



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  
情好可想遯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  
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  
故不得不辯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  
府以爲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  
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  
樂府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  
騎白鹿之篇予擬此詞峒峒山上亭以下其  
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爲蔡邕  
作

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  
也



古文將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  
之茫然

又朱鷺雉子斑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

三句可解豈非歲久文字舛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

又作啞啞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

唧唧當從樂府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願借明馳千里是

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足願意不考妄

爲之辯

木蘭歌最古然如氣之金柝寒急之織衣之類

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

木蘭歌文苑英華直在鞏元甫名字郭茂倩樂

府有兩篇其後篇八元甫所作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

顏延年作



滄海詩話  
二十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  
題作遙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野  
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  
謂雖多亦奚以爲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  
篇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自我屋南山下  
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

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  
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  
取以入陶集耳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  
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  
客歸吳其二送友生遊峽中其三送袁明甫  
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大曆正元間  
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首對



兩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羨爾瑤池鶴高栖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思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至誤入也

迎旦東風騎蹇驢絕句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亦辯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入杜集何也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將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墻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



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  
公自註云至德三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  
也今書市集本竝不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註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  
體其間畧有公自註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爲  
翻鎮江蜀本雖分雜註又分古律其編年亦  
且不同近寶慶間南海漕臺開杜集亦以爲  
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王原叔以九

家而趙註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

杜集註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僞漁隱雖嘗辨  
之而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僞也  
今舉一端將不辯而自明矣如楚岫八峰翠  
註云景差蘭亭春望千峰楚岫碧萬木郢城  
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漢以前  
五言古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  
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雖然亦幸而



有此漏逗也

杜註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半偽半真

尤為淆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

之耳

崔顥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吟下

別為一首郭茂倩樂府已作一首文苑英華

亦止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為是

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荆公百家詩選

止作一首其本事則曰悠悠懸吟下別

為一首當從荆公

太白詩身酒渭城將三則四醉一乃岑參之詩

誤入

太白塞上曲騶馬新跨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

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集乃秦時明月

漢時關

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



入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  
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

杜詩五言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  
可曉得非高大乙耶乙爲甲蓋亦相近以是  
對風亦從其類也至於杏杏東山携漢妓亦  
無義理疑是携妓去蓋子美每於絕句喜得  
偶耳聽應如此更俟宏識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  
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常述之詩無少增  
損次序亦同孟浩然且增其數儲光羲後方  
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  
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以後  
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沈宋王楊盧  
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  
常應物孫逖祖詠劉昫虛綦母潛劉長卿李  
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四家有其集



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  
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  
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歛衽而莫  
敢議可嘆也

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  
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  
漢金吾閑眠曉日聽啼鳩笑倚春風伏轆轤  
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

下鈎簾畔獨倚紅肌捋虎鬚此不足以書屏  
幃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背之詞又買劍一首  
云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但可  
與師巫念誦也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  
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  
句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眺洞庭張樂地



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  
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  
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平聽方  
籍茂陵將見求一聯刪去只用八句尤爲渾  
然不知識者以爲何如

附答吳景仙書

按他本滄浪答吳保義手書吳陵字景仙表叔行有

詩名

僕之詩辯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譚

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  
劊子手以禪喻詩莫此清切是自家實證實  
悟者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  
籬壁拾人涕唾得來者李杜復生不易吾言  
矣而吾叔靳靳疑之况他人乎所見難合固  
如此深可嘆也吾叔謂說禪非文人儒者之  
言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初無意於爲文其  
合文人儒者之言與否不問也高意又使回



護毋直致褒貶僕意謂辯白是非定其宗旨  
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沉着痛快深  
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  
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吾叔詩說其文雖勝  
然只是說詩之源流世變之高下耳雖取盛  
唐而無的然使人知所趨向處其間異戶同  
門之說乃一篇之要領然晚唐本朝謂其如  
此可也謂唐初以來至大曆之詩異戶同門

已不可矣至於漢魏晉宋齊梁之詩其品第  
相去高下懸絕乃混而稱之謂錙銖而較實  
有不同處大率異戶而同門豈其然乎又謂  
韓柳不得爲盛唐猶未落晚唐以其時則可  
矣韓退之固當別論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尚  
在韋蘇州之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  
高見如此毋恠來書有甚不喜分諸體制之  
說吾叔誠於此未瞭然也作詩正須辯盡諸



沈氏詩話  
家體製然後不爲旁門所惑今人作詩差入  
門戶者正以體製莫辯也世之技藝猶各有  
家數市縑帛者必分道地然後知優劣况文  
章乎僕於作詩不敢自負至識則自謂有一  
日之長於古今體製若辯蒼素甚者望而知  
之來書又謂忽被人捉破發問何以答之僕  
正欲人發問而不可得者不遇盤根安別利  
器吾叔試以數十篇詩隱其姓名舉以相試

爲能別得體製否惟辯之未精故所作惑雜  
而不純今觀盛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處  
毋乃坐視而然耶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  
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  
不若詩辯雄渾悲壯之語爲得詩之體也毫  
釐之差不可不辯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  
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  
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



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見吾叔  
脚根未點地處也所論屈原離騷則深得之  
實前輩之所未發此一段文亦甚佳大槩論  
武帝以前皆好無可議者但李陵之詩非虜  
中惑故人還漢而作恐未深考故東坡亦感  
江漢之詩疑非少卿之詩而不考其胡中也  
妙喜是徑山名僧宗昇也自謂參禪精子僕亦自謂參  
詩精子嘗謂李友山論古今人詩還僕辯析

毫芒每相激賞因謂之曰吾論詩若那叱太  
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友山深以爲然當時  
臨川相會匆匆所惜多順情放過蓋視蔭執  
手無暇引惹恐未能卒竟其辯也鄙見若此  
若不以爲然却願有以相復幸甚



<p>           幸不心滿            然亦願休            且味謝幸甚         </p>	<p>           幸無知伊            慈惠未謂            卒兼其特            少補良甚         </p>	<p>           謝以醉會            慈惠未謂            卒兼其特            少補良甚         </p>	<p>           幸無知伊            慈惠未謂            卒兼其特            少補良甚         </p>	<p>           幸不心滿            然亦願休            且味謝幸甚         </p>
--	---	---	---	--



